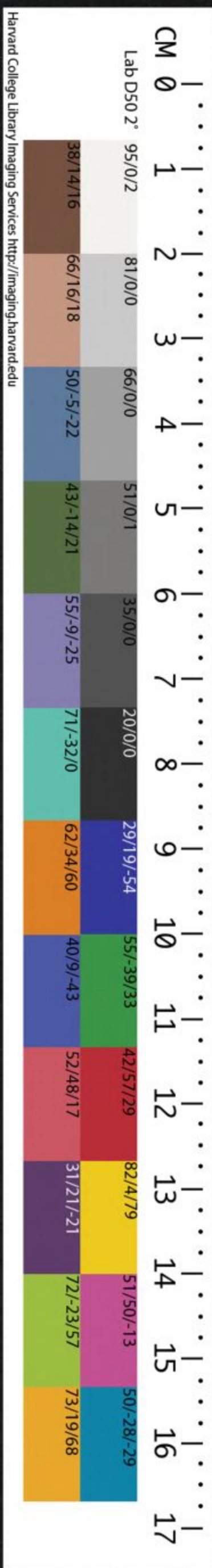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24

T 2511 / 1273.34



唐順之曰太史公
創史記列傳蓋以
載一人之事而為
體不同迨後兩漢
書三國晉唐諸史
則第相祖襲而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
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

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

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

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敕升為列傳首

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

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

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

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成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宕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

葛洪曰伯夷首列傳以為善而無報也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夫韓退之何蕃傳亦倣此李塗曰傳体前叙事後議論獨韓退之王承福傳叙事之議論相間頗有伯夷傳之風茅坤曰以議論叙事傳之变体也唐順之曰此傳如

其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敕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以韓非與商君並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

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

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於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

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二

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

蛟龍不可捕捉又曰勢極曲折詞極工緻若斷若續超玄入妙

陳沂曰傳伯夷先言由光等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

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于後不異執讀史者方且決其事之有無以關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用尤不得侈以為高耳

董份曰先叙登箕山見有廿六人也

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者大統傳

曰皇甫謚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

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於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

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索隱曰說者謂諸子襟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竝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為不稱說之也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奔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按堯讓許由蓋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言有許由塚乃明其實有是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則無堯讓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

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

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

逃箕山洗耳於潁水卞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沈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

概見何哉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

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孔子曰伯夷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

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

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索隱曰謂悲其兄弟而餓歔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夫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孟軻氏以為夷與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本前註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益往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益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

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

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比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

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

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荳蔓及餓

生其味亦如小荳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

太公同避紂歸周而倡天下以後周然則助成周之王業者夷與太公也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欤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規夫子稱文王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之歸周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其與太公亦不嫌于始同而終異也遷之說其亦未可以為証欤

林希元曰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議論與列傳不同

蓋變體也其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遭禍災盜賊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正人君子之心子長蓋已知之矣

韓愈曰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木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飢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執信道篤而自明知也王直曰論語云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木嘗言其以餓而死也史遷何自而知之餓者豈必皆至干死李夢陽曰顏天蹠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幸也

且歿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

首陽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

主而不自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

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于嗟徂兮命

之哀矣索隱曰于嗟嗟嘆之辭也徂者往也歿也

道之時至遂餓歿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

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

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善人者耶亦疑也積仁潔行如此而

餓歿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

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飫也謂不飫飽也

之妻是也然顏子一簞食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

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跖與跖同竝

惠弟見莊子為篇名○正義曰按蹠者黃帝時大

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

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

肝而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

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

○正義曰睢仰白日怒貌也言盜蹠兇暴惡戾恣

性怒白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

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盜跖冢在陝州河北

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

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

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

亦為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

五

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即距以終天道不足信之是遵何德哉

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此其尤大彰

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

長尤大著明之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富厚累世不絕或擇

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累足高

謂北郭駱鮑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由

徑索隱曰澹臺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

不可勝數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

董份曰太史公寓言為李陵遭刑之意
王應麟曰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

測如曰顏何為而天距何為而壽此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非耶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

未之福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

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賢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眾木皆死

職我亦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歲寒

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

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

不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云國家昏

容也

洋

茅坤曰論歸于正

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已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瓌詭后人乃有改正伯

史記卷之三

作夷列傳

六

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泯亂清濁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

世而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沒後懼名埋滅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引此終上文各從其類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漸見已立名著述之美也作鵬鳥賦云然

故太史公引**貪夫狗財**正義曰狗財迅反狗求而稱之也

士狗名夸者必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眾庶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今夫狗財夸者必權眾庶馮生乃成其史記**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龍從雲屬虎嘯而谷

夷傳者繆矣

馮生索隱曰馮者恃也音凭言眾庶之情蓋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胃也胃即貪

相照索隱曰已下並繫辭云**同類相求**正義曰天欲雨而柱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

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著書言世

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

德萬物有長育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

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

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

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史記卷之三

自長小專

七

徐

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死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显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身故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按丹鉛摭錄云青雲之士謂聖矣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夫子而名益彰

正義曰伯夷叔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

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而世事益睹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

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閭巷之人欲砥行

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歎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歎為舉顏子盜蹶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是用希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旨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如子貢夷齊何人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夫子不爲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爲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歿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爲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歿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用則是彼殺比于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爲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迷于聖人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未襍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慶奇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

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時常與鮑

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索隱曰呂氏春

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

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

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

焉鮑叔遂進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且欲

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叔之

楊慎曰自管仲至王翦皆爲左傳國語國策所掩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叙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畧而以所一傳畢矣亦傳之一體

凌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凡兩見
而叙事即在其中
矣此太史公傳記
一法也
茅坤曰以下並次
鮑叔之賢客以形
于之体

按考要云鮑叔
之死也管仲舉
上衽而哭之哀
從者曰非君父
子也此亦有說
乎歷道所

子叔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
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
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
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齊桓公以霸。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以第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
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
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
不差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以知已者答之
且曰士為知己
者死而况為之
哀乎
王整曰此十餘世
是言鮑叔而索隱
所註似言管氏不
知何故
唐順之曰了鮑叔
案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
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
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
步產微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
桓公使鮑叔為相

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
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以區區之齊在
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海濱。正義曰齊國
東濱海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
者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為福數句得仲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一段推碎管仲心

按楚蔡之與國故因而伐之禍為福轉敗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

故論卑而易行正義曰言為政令卑下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

權衡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南襲蔡管仲因而

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

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沫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先固與之是知此為

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也婦人謂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賢桓公以為上

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

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之霸業具見矣柯維騏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為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按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

管子卷之六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管子列傳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

名嬰平諡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

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索隱曰世本及系本

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

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

正義曰謂

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

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修業行

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

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

秤量之可以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

繼中

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繼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裘負薪

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句道盡晏子唐順之曰虛語叙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按順命謂直行也

楊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凌約言曰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

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言維禎曰記脫石父于厄見好矣記御者見謙慎

文小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

正義曰懼牀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冢在臨

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

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火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塚也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

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

於知已者

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

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

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

楊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摠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

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

及晏子○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曰七略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闊略蓋本書所自載與載之左傳國策中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

云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正義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微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王哉故孔子小之語曰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

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

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

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

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邵寶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歿之吾安得

管子卷之三十一 管子列傳 付

凶之雖然歿與凶
義所不得也抑亦
不得而討之乎
舍雅口就蓋之婦
羞其夫為晏子御
太史公乃願為執
鞭何哉蓋太史公
以李陵故被刑漢
法腐刑許贖而生
平交游故舊元能
如晏子解左驂贖
石父者自傷不遇
斯人而過激仰羨
之詞耳曾謂太史
公不若彼婦哉

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

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

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

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

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

鞭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

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傳大夫如展季蘧瑗

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

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

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非與潔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

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

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

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

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

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

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

于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貧賤

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

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拙于不

知已而信于知已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

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實

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付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

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

目廣額踈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

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

十一載道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

女夢流星入口而有脈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

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

吞之即有脈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

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

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

黃震曰按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圣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旁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之李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欽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公合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大較得之

按老子清淨無為本無事迹可

考太史公立傳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之語及令尹喜強之語以聚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所終句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據其首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學老子教句乃儒老不相能本旨無為二句一篇之案却於末後鎖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變幻真猶龍哉

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索隱曰按葛生地也。云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號曰聃。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孔子適周將問因以為官名。正義曰藏室在浪反。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余有丁曰按蓬累而行謂積累蓬藪若今之笠然

茅坤曰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

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瞞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瞞蒿江東呼為斜。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曰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益於夫子須去也。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

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逃于物之外

柯維騏曰按莊子列子所載開尹子之論其旨微妙似道德篇班固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說者曰即開令尹喜也

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今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此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強其兩反為于偽。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

楊慎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累虛亢乘子傳之變体也

茅坤曰史遷去孔子五百年而老聃與孔子遊已不能定其本末如此

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奇格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菹艾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

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
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
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
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
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 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
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

孔子歿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

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索隱曰周秦二本

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或

者出然與此傳離合正同尋其意義亦並不違

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

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

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

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

董份曰先綴數語
以替老子亦變体
也

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

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

何必段宗子注索隱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

干木和正義曰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

索隱曰音古雅反正義曰音鑄○注子宮宮玄孫假

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

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

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未結以此言亦是

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

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

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

郭緣生述征記云蒙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

縣莊周之本邑也

史記卷之三

老莊申章引專

四 洋

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孝未必知而其文自澹宕可愛

柯維騏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孝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按空語无事实

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

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

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

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

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猶言開篋音祛亦

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

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

名譽咸以喪身非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

抱素任真之道也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

詆訛毀訾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

孔子也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

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

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

元音庚元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

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

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

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外

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

已下皆空設言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

語無有實事也也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正妙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

按此篇在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處截上叙其學下叙其事然揔是以自隱無名為務脫不得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

史記卷之三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五 溫志刻

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

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也。

子亟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無污我。索隱曰音烏。故反。我

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音烏。讀潢污之小渠也。無為有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

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笥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與此傳不同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

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

柯維驥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

余有丁曰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

文志法家凡十申韓與焉申韓由黃老而流入于刑名所謂無情之極至于無恩者也

昭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

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

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

術之書。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

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

呂居仁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茅坤曰敘事處少獨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非為人口

吃正義曰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斯自以為不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

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

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

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

之士正義曰介冑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

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所用非所養索

勇悍忠梗及折衝禦侮之人也

曰言人主臨事任用豈非常所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索隱曰又非奸邪諂諛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今國消弱故觀往

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

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

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

也外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已故曰內

罰在彼故曰外也儲畜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

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

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然韓非知說

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歿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

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難故

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取申韓之徒功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

按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行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

眼衍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知餘所說至所以親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喻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蓋惟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

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知故言非吾知之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也。亦又未為難也。尚非甚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踈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三說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闇與前人心會。

惜哉

余序下曰出嗚呼

是難矣。乃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

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

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收其說實踈遠之。

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
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
前人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
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身說士不可不察。此之

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
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
覺悟便成漏。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
議以推人主。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霑
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濡也。人臣事

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

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
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

按行即諫行言
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
謂交淺而言深者
也

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
信更致嫌疑。疑若下文所云隣父人以墻壞有盜却
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曰說事不行或行有敗
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

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
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
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
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危。正義曰人主明

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為說者。疆之以其所必不為
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疆之以其所必不為
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疆

迷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正義曰疆其兩
反人主必不欲有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
強欲止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

余有丁曰按謂所
說者其心有所為
至微也而顯言假
物以濟其私

余有丁曰按謂論
說人主所愛之人
則疑以為借我而
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
厭其多而倦其
久也

主已營為而說者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

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彼大人之短與之論細人

以為竊已之事情乃為刺譏間也

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薦彼細

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育劉伯論其所愛則以為

借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論其所憎則以為嘗

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憎惡徑省其辭則不知

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

○正義曰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

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

文而無當○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

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盡正義曰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慮事廣肆

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節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節

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

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

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

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

說士無以已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

上以致譴怒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

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自多其力則無以

按知去声彼自
以為得計也

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决欲

按秦王悅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上故致杜郵之慘。○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

陳言無傷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

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

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

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大忠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

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

即不拂悟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

於君也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

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需君臣道合乃

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

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

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

知盡之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

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深計而不疑交爭而

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

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

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

以此君臣相執伊尹為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

持此說之成也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襲滅

此句屬下文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

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邵室曰此其事在彌子瑕死足論者若夫人人則母病雖問君車不可矯下駕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則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于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

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廼以其子妻之因問

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

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

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

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

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

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

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幾度也。謂度幾於善諫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度幾矣。

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

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曰云云。廼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應前

茅坤曰斯以藥死非一節罪不可道矣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

楊慎曰此替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乃議之曰先黃老
馬何耶
歸有光曰太史公
列傳或數人合傳
皆連書不斷今合
讀之尤見其奇自
此以下每人界斷
提頭必小司馬之
陋也

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案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
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
知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
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
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
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
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
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
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
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
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
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
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
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
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
老竝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

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
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
一章予嘗為之解其說如此○予聞之吾兄子
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
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亾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
也不力門者出之固固倒行而逆施者以僕
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文予而實不予陽濟而陰助之
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
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
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
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
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
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好令所謂法也因任
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
及韓非之學竝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
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

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
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
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

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
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

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
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

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
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

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
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
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

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
網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

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
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

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
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史記卷之三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
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

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
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

里甘茂傳附甘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
髡慎到騶奭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

牧如韓王信盧縮傳附陳豨如樊鄴傳附
滕公灌嬰如傅靳傳附周緤如張丞相傳

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
建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

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
如曹劇豫讓傳附專諸荆軻其論贊或專

或兼無
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
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

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
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

無出于
老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

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起案齊景公時晉

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

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

齊師敗績景公

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

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

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

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

將兵扞燕晉之

茅坤曰列將傳以兵法為案
蘇軾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甚偉然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湣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閔公遠矣大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為信

凌約言曰直故賤
恐法不行而請所
寵所尊蓋逆知其
必不用命而欲籍
以行法也立表下
漏斬賈之意已萌
矣至于介表決漏
而其意已決奚待
問軍正哉惜賈在
其計中而不悟耳

大曰不勝其
為如齊世獻王
國策云臣謂新
少其事其動然
難直不景公相
和神曰又請臣
共去為案
索隱曰臣謂新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
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
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
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
日按旦日謂明日日
中時期會於軍門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
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
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親戚
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入行軍勒
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
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

唐順之曰此并孫
子斬寵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賈之事
漢以後不可行矣

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
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
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
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
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
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魏武帝曰苟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
於事不拘君命

吳寬曰兩狗三軍則三軍无不用命遂可决勝于千里矣奚待燕晉聞風散師而後知勝哉苴可謂知兵者

茅坤曰將必有此一着然後能訓軍旅

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

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

斬其使者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

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

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此作卑

必耳。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

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

水北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

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

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

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

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

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

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

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

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

苴兵法。

按考要云。和原號太公。因原名因。齊田敬仲世家云。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立。此不云和為侯。似闕也。

楊慎曰少哀言溢美也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

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衰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

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衰若夫穰苴區區為小

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

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疆彼寇退

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

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

穰苴執政者也潘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潘王之臣嘗為潘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

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終

史記卷之六十四

四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

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

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

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

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

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按通篇以無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臙與麗涓俱學兵法而臙竟以兵法

為齊威王師卒
以兵法死龐涓
而顯當時傳後
世者皆此也篇
終結兵法二字
與首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宥
姬二人此與田穰
苴斬莊賈同律

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
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
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
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
曰趣音促急也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
使音色吏反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
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楊慎曰不顧下觀
蓋有憾于殺二姬
也

何大復曰古者天
子之遣將躬為推
轂曰闔以外將軍
制之故吳王用孫
子而寵姬戮魏王
用穰苴而莊賈誅
二君者非不顧寵
幸也知將不可以
寵幸奪也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
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
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
義曰七錄云越絕十
六卷或云伍子胥撰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龐涓既事魏。得為惠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一云質謂棚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王整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枹鼓之間乃有欲祖之為陣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救鬪者不搏檄索隱曰音搏檄謂救鬪者當善以手持檄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元音苦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

唐順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閉而勝者

茅坤曰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所以首尾无呼應處

唐順之曰借惡者語叙起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謂龐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

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不宜用魯君字。

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歿。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

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

王維禎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拊循者將之先與穰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節廉豈其性本貪而因

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

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

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

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

以太公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

按此與文侯時
李克翟璜論相
同律

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謂田文曰

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

樂歿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

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

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

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

弗如田文田文既歿公叔為相

索隱曰韓之公族

尚魏公

按太史公只以
於是二句收括
上文僕言一段
毫無滲漏何等
筆力

茅坤曰起之入楚
多戰功太史公並
為虛語以序次之

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

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

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

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

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

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

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

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

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

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

僕言至此

而不及其治兵人戰之畧惜哉

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魯則魯君疑之將齊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黃震曰救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

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

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勝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按孫吳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礫事楚死後留權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孫吳列傳
諸言之者未必
對好是五刑能
全齊若以讓直之
善則其亦為序自
其誠實也小之而
下故不以降景江
江都不感類然行
其文也信先吳以
查其易干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吳興凌雅隆輯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倒序世系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

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

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

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

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

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

茅坤曰：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疋練。又曰：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 吳興凌雅隆輯校

茅坤曰自古太子出而監兵于外而其禍所由成者衆矣

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

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

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

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

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

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

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

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

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

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

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

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

戾忍詢音火詭反○索隱曰鄒氏作詭詭罵也音迤能成大事彼見來

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

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

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

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

邵室曰伍尚之就死正也胥之逃生權也雖然胥豈真知權哉胥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固問罪于楚逐不當立者取譖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成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甚也胥豈真知權哉

雖然為尚也易為胥也難

凌約言曰傅子胥不忘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仇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叙事之微也

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真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貫鳥也。還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

茅坤曰。太子建之奔晉而歸以謀鄭。可謂寡謀矣。而胥與之俱不能無罪。

按吳越春秋云。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

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

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

錄故裴氏注引之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

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

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

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

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

國世本謂之終犁羸姓之國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

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

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

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

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

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

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

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

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

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

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

茅坤曰子胥入吳且久不爭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畫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

余有丁曰按左傳郤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犂子必誤

也

姓伯氏子日詔吳世家云楚吳亦以詔為大夫前

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

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詔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

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

王使公子囊瓦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

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亦有丁曰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無稱囊瓦誤也

茅坤曰聯其讐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

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

師興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

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

召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入雲夢。盜擊

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

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

王。王走鄖。鄖公弟懷曰

暗對伍胥

索隱曰公

駟案六古國皐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

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

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索隱曰概音古賚反

鄖楚都。索隱曰鄖音以正反又以井反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

王與王奔隨

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

吳兵圍

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

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為

交負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

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

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亾於山中

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

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

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

降其凶亦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宝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

雖起謗以效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至於僂歎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

恐且歎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

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

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

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

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

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

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

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讐言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所當仇者費无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

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

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

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曰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

來乃去郢徙於郟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胥

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

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

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攜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攜李傷將指卒於陘是

也解在吳世家軍郤闔廬病創將歿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

亭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摠案

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

廬歿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

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樹○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樹山也解在吳

世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

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

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埭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

子禽楚之郢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

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

吳王聞齊景公歿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

按越絕書云嚭為人覽聞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嚭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嚭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王維楨曰伍員借
吳力得報父仇故
盡忠謀如此

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充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正義曰：鄒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嚭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着，以之賈諛而禍其身。徐禎卿曰：言諛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剽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與。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懷

王鏊曰賊臣乘間以說貧者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戶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諛者勝國无可救者于是為去之

音皮逼反沮音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

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

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

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

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于反

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

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

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若既得

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

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亾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亦材也。吳其亾乎。而

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允反。抉亦決也。懸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

門也。今名葑門。鱸音普。姑反。鱸音覆。浮反。越軍

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北門有鱸。鱸隨濤入。故

以名門。顧野王云。鱸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

自剄於吳。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楛形。徐廣曰魯。正義曰盛音成。楛古曷反。浮之江中。哀公十一年

正義曰。正義曰。案年表云。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

可也。出則以擊累于人。而又入以即。奴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勇士也歟。茅坤曰子胥忿恚如是。則其在當時處君臣上下之間。必多不當于道矣。此諛之所由興也。按或病胥不知。退于成功之後。竟致屬鏤之禍。溺于功名使然。不知胥一流落。羈旅之徒所賴。以快報讎之志者。吳也。報德于吳。與報怨于楚。緩急何異。觀其屬子於牧。謂子無益與俱。亡國欲獨以身殉國也。奚功名之足

云故胥非不知退也義不可退也

按此下并叙吳王所以中伯嚭之奸而亾以為子胥結案

朱翌曰勾踐誅伯嚭以不忠于君高

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

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

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途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

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祖斬丁公以狗不忠于主此二事可以為賣國者之戒

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斷案結前

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亾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歿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

邊邑鄢徐廣曰賴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

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歿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

白公歸楚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蓋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亾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

茅坤曰：古之歿士風者若此。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亾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歿，何異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音求殞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
茲凶慝負獨忍詎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
北鞭尸雪恥
快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
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
足以言功名矣而負至鞭舊君以逞逆天
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公逋竄之中以
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
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
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
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
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
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

然則子胥之父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
君則不敢以親賊義絲廢而禹與是也以
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
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

定理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
亦過乎昔王裒以父歿非命終身未嘗西
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
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
不棄者然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
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
山長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幸豈不可
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
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
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平王殺之
則平王乃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
讎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
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
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
我其歸歟是以歸歟自任而報讎付之胥
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
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
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

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讎楚者
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
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
胥之當讎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終

